

当新概念作文大赛走过第 26 年 那些年的获奖选手 现在都在哪儿

“新闻晨报·周到”杯第 26 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又有一大批对文学怀揣着热爱的新星,即将从这里启航。提到这项大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事实上,从“新概念”中走出了诸多作家。每隔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就有关于“那些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选手,后来都怎么样”的话题讨论。

26 年过去了,最早那批获奖选手现在怎么样?还在走文学路吗?我们采访到了多位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选手,他们之中,有人已经转行成为了商业“大佬”,有人还在坚持职业写作,出版了新书……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自 1998 年启动,已连续举办了二十六届,它能在时代中保持生命力,坚持不懈,绝非易事。

我们不仅聊起他们当年参加比赛的经历,也聊到当下这个年代里文学创作的境遇,同时更想和他们谈谈“新概念”的未来……



陈佳勇

陈佳勇:“一篇作文进北大” 从新闻晨报开启新挑战

1999 年,18 岁的陈佳勇在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顺利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佳勇的获奖作品《来自沈庄的报告》,展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思考。人们对他的关注,却落在“一篇作文进北大”的神话上。

真实的保送过程并不只看这“一篇作文”,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综合评价,但外界不理解。这也让陈佳勇憋着一股劲,努力实现对自己的超越。“那时候很年轻,总是觉得自己要做得非常好,才能去‘新概念’化,因为这个比赛带来的光环太大、压力也太大了。”他坦言,当时的自己会在意、会辩解,自己的实力并非只能靠这篇作文。后来他就放下了,释然了。“当你认识到,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你就会明白无需和往事切割,只要自己不是一直陷在这一环里,能够跳出来走向下一环就好。”

在北大的氛围里,老师希望陈佳勇能继承学术衣钵,硕士博士的读上去。但他自己并不这么想。大四那年,他选择在家乡上海刚刚创办不久的新闻晨报实习,毕业后正式留在报社工作。“我愿意做新闻工作的。那时候,新闻晨报要做全中国最赚钱的报纸,走媒体的产业化道路,我很认可这个方向。而且当时的工作氛围非常好,最优秀的人都在这里。报社也给了我很多机会,还没有毕业,我就做了主笔。2003 年开始,我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专栏,叫佳勇访谈,每周一个整版,内容是一篇书评加一篇访谈。”陈佳勇说。

回忆当年的媒体生涯,陈佳勇感慨:“感谢新闻晨报,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真正奠定我思想基础的工作。我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新闻晨报工作时期形成的,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当纸媒还处在水涨船高时期,喜欢自我挑战的陈佳勇开启了新的尝试。2004 年,他在电影行业的低谷时期去了东方电影频道,“薪资比在晨报时少了很多”,但却意外地赶上了电影频道的黄金 10 年。2014 年,他又换了一次跑道,离开体制,在北京一家央企背景的上市公司担任副总裁,工作了 6 年,赶上了影视公司高歌猛进的资本化时代。

不断更换跑道的过程中,陈佳勇一度觉得,自己离文学远了。“中国大概有十六七年没写什么东西。有一段时间确实不想写

作,直到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再一次拿起笔,发现写出来还是很有价值的,对于个人也是梳理反思。”

再次提笔,指的就是 2019 年完成、2020 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老板不见了》,他在其中反思既往经历。等到这部小说写完,发表在《当代》杂志上,陈佳勇的职业生涯又换了一次跑道,来到朵云轩从事艺术品行业,与之前 16 年的影视生涯做了切割。

看起来,他是一个温和、沉稳的人,但在工作上,他有一种决绝。“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

人生的赛道不断转换,与“新概念”朋友们的联络却不曾中断。“在他们当中,我相当于一个电话总机。更早一点的时候,又有什么风吹草动了,譬如批评新概念获奖者太叛逆了,《萌芽》的老师就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在媒体面前做个正面回应,证明还有不叛逆的。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作者中,韩寒的才华和特立独行,是很出众的,幸运的,他也得到了社会的包容和认可。而我属于一个正面的典型,比较四平八稳,代表另外一种声音。‘新概念’本身就是多样化的。”

今年 4 月,陈佳勇最新的小说单行本《金农的水仙》即将出版。“2022 年居家时期写的,平时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嘛。18 天写了 85000 字,去年 4 月在《当代》杂志发表了。”这将是他出版的第 5 本书,也是 2020 年重新开始出书后的第 3 本书——最早的两本是大学时期出的。

在小说《老板不见了》里,陈佳勇写到,主人公大学毕业时,曾听到恩师说:“你出去了,就按照社会的规则来走,如果在外面不开心了,可以回来读研究生,学校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这其实是陈佳勇离开北大时,恩师对他说的话。但陈佳勇没有回头。



陶磊

陶磊:“新概念”成为文学之路的纽带

“如果高三时没有参加这样一场比赛,现在的我不一定还在吃午饭饭。”

时隔 26 年之后,80 后的陶磊依然记得 1998 年秋天那个课间。好友刘嘉俊拿着一本《萌芽》杂志向他走来,问:“有一个作文比赛,要不要去参加一下?”

当时,他和刘嘉俊都在杨浦区东屯中学上高三。迎战高考的日子有点灰色,倡导“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吸引了两个热爱文学和阅读的少年。

“我们参加的是首届,当时这个比赛最吸引人的点,就是‘一篇作文上大学’。”陶磊回忆。

“一篇作文上大学”并不只是一个噱头。凭着一篇《物理班



闯入复赛的刘嘉俊摘得一等奖,免试直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陶磊的《手套》获得了二等奖,通过高考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

尽管自己不是通过“一篇作文”上的大学,“新概念”还是给陶磊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我热爱文学,受到了一种使命感的召唤。我觉得自己非写作不可,并且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24 年后,中年范继祖——他在文学圈里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叫小饭——向新闻晨报·周到记者回忆自己的参赛初衷。

那年,他拿了大赛二等奖,在高考时获得了 10 分的定向加分。但后来没用上,因为自己的考分原本就比所填报的第一志愿华东师大哲学系高出一大截。

小饭总共参加了两届新概念,拿了两个二等奖。他说,获奖给自己的人生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就想试试把自己这一生用来写作,成为一个作家。参加完‘新概念’之后,我一直没有离开文学圈。”

从英法到苏俄到美国再到拉美,最后回到中国和日本现当代的那些作家。这样在世界地图上顺时针读了一圈以后,他觉得过一个作家的作家生涯创造了最初的机遇,让他坚定了走文学这条路的信念。后来,当他一度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写作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

“我一直没有离开文学圈”

小饭后来回想,在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前后三五年里,其实是自己进行最密集阅读的时期。

从英法到苏俄到美国再到拉美,最后回到中国和日本现当代的那些作家。这样在世界地图上顺时针读了一圈以后,他觉得过一个作家的作家生涯创造了最初的机遇,让他坚定了走文学这条路的信念。后来,当他一度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写作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这让他认为,当代文学青少年可能会面临另一种“幸福的困扰”。“在我们参赛的时候,阅卷的那一辈作家面临的是比较单纯的文学环境,相对专业和同质化的评价标准。而他们这一代,面对的是更为市场化的环境,他们的作品会面对更多样化的评判,这带来了更广泛的关注,也可能带来更多干扰。”

陶磊认为,以选拔文学新苗为己任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应该也正在提供更为多样性的评判标准,不求生而求广。“如果作者当中有小余华小王艾亿,当然可以给他们高度的评价,但如果是有小斯蒂芬·金的苗子,或者是小马伯庸,一样也给他们很好的鼓励,就像斯蒂芬·金在他的小说序言里写过的,每一位文学爱好者的个人发展路径不一样,但都是在同一个语言池子里喝水。”

小饭:“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写作拯救了我”

2000 年,18 岁的上海高中生范继祖做了一件当时在很多文学少年中流行的事: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我热爱文学,受到了一种使命感的召唤。我觉得自己非写作不可,并且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24 年后,中年范继祖——他在文学圈里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叫小饭——向新闻晨报·周到记者回忆自己的参赛初衷。

那年,他拿了大赛二等奖,在高考时获得了 10 分的定向加分。但后来没用上,因为自己的考分原本就比所填报的第一志愿华东师大哲学系高出一大截。

小饭总共参加了两届新概念,拿了两个二等奖。他说,获奖给自己的人生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就想试试把自己这一生用来写作,成为一个作家。参加完‘新概念’之后,我一直没有离开文学圈。”

从英法到苏俄到美国再到拉美,最后回到中国和日本现当代的那些作家。这样在世界地图上顺时针读了一圈以后,他觉得过一个作家的作家生涯创造了最初的机遇,让他坚定了走文学这条路的信念。后来,当他一度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写作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

“我一直没有离开文学圈”

小饭后来回想,在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前后三五年里,其实是自己进行最密集阅读的时期。

从英法到苏俄到美国再到拉美,最后回到中国和日本现当代的那些作家。这样在世界地图上顺时针读了一圈以后,他觉得过一个作家的作家生涯创造了最初的机遇,让他坚定了走文学这条路的信念。后来,当他一度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写作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曾经因为获奖而自我催眠,‘新概念’获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路上’,这三个字也是文学语境中最具象征性的表述之一。”这条路道阻且长,我一直在努力中。”



王若虚



小饭

但当初如果没有获奖呢?现在很难想象了。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但是,获奖时也会催生另出外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奖项为他提供了各种机遇。小饭这样总结获奖的意义,“它意味着,你未来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时候,有了一块基石。”

王若虚:或许下一个班宇从这里出来

一场文学比赛让一批年轻作者横空出世,迅速走红全国,然而一夜成名、风光无限之后,还有漫长而波折的道路要他们去走。北大才子秦襄、雄心勃勃的全天然、离家出走的“殉道者”鹿原,三个想用文字改变时代的青年,让千万读者为之狂热,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另一种狂热……

这是王若虚最新长篇小说《狂热》的故事梗概,这部作品正是以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创作背景,写的不仅是王若虚自己的故事,也是当年那些因为一场比赛而改写的众多人生。

这些年,每逢过年或春节,王若虚都会给当年《萌芽》的责编老师发个祝福的微信,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但这本杂志和这场比赛却是刻在他心底的青春。

王若虚是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他说,这个奖项更像是他高中阶段写作的句号。

王若虚回忆起来,彼时,班里很多人都喜欢写东西。有人喜欢写诗歌,有人喜欢写剧本,而他则喜欢写小说。

韩寒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夜走红后,王若虚和同学们仿佛也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灿烂前程”。

王若虚高一、高二都试着投稿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但直到高三毕业升入大学的那个冬季,他才收到了二等奖的获奖通知,而他本来也希望,通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条路径,可以像他高中师兄那样拿到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时候没有那么多功利性的去写东西,反而最后容易发挥出来。”

改变王若虚人生的,与其说是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不如说是《萌芽》杂志。

在王若虚大四快毕业的时候,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马贼》在《萌芽》上发表,这也让他正式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直至今日。“不少青年写作者人生第一个大奖就是新概念,但我看的很明白,拿奖不代表一帆风顺,没有拿也不代表以后出不了作品。大学四年我终于把自己的个人风格写出来了。”

王若虚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年和他一届的选手里,就包括七童、张怡微等知名作家。他向记者详细罗列起了这些年自己关注的一些获奖选手的人生路径:有人当了老师,有人去了法院上班,有人自创餐饮业品牌、有人则成了商圈大佬……但更多人就像朴树歌里唱的那样“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虽然每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都产生了非常多优秀的写作者,但真正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毕竟是少数。会敬佩那些至今仍在坚持职业写作的人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王若虚幽默地表示:“我敬佩我自己,你看我不还在坚持。”

“坚持说明你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放弃自己的一个爱好也是需要勇气的,只要他曾经很认真地写过,没有抄袭,没有洗稿,哪怕后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下去,都很令人敬佩。”

前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曾出现对于班宇、陈春诚等作家最后进入体制内工作的话题讨论,对此,王若虚回应道:“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以前都开玩笑说宇宙尽头是考编、上岸,每年考公那么多人参加,怎么到作家身上就不行了呢?”

这些年,王若虚也致力于挖掘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作者,谈及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当下这个时代的生存境遇,王若虚坦言,比起当年来说确实坎坷许多,“那个时候纸质书市场环境很好,可能一个作者出书第一版就可以签到 5 万册,人人有饭吃,混得好的还可以做编剧。”

在王若虚看来,目前年轻写作者出现了三个趋势。首先,现在传统期刊对于 90 后作者的专刊多了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积极信号;另外就是针对青年作家的奖项变多,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奖项变多说明很多人书卖得不好了;还有就是现在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高校变得越来越多,“当年,不少新概念获奖者是退学的,没有甚至学历的概念,现在就感觉很多年轻写作者都在卷学历、卷学校,甚至卷导师。”

那么,这个年代里还会上演一文成名的神话吗?对此,王若虚不置可否,但他觉得,这个概率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前两天,董宇辉直播间里《人民文学》卖出近 8 万套的新闻登上热搜,但肯定无法和杂志全盛时期比——基数大,当然一夜成名的概率高,现在这个基数,只能说在文学圈里一夜成名。”

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代选手,王若虚还在关注着这个比赛。他注意到,今年的 C 组获奖名单里大幅度增加,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主办方也重视到 C 组的大学生和工作人士,其实更容易出写作者。你想,每年《萌芽》有这么多获奖者,但是高中生比例太大,后面不能保证他们一直会写,毕竟进入大学诱惑那么多。现在往 C 组扩增,下一个班宇说不定就能从这个比赛出来。”写完新概念这个句号,人生还有下一个句号。王若虚告诉记者,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已经在和出版社接洽,接下来他还会保持一年至少两个短篇的创作节奏,在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继续“狂热”下去。

小饭的人生经历过低谷。有一度,他的公司倒闭。在穷困潦倒之际觉得自己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干啥啥不行。但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他可以写作。“我发现,写作这扇门永远为我开着。说它是为了谋生也好,精神自救也好,反正对我来说写作是件很重要的事,这是一辈子都能为你提供帮助的一种力量。”他感慨,“在你年纪还轻的时候,可能看过了一些波涛汹涌,经历过一些超出人的想象、超越价值观的东西。但是到了最后,能拯救你的往往不是那些波澜壮阔的东西,而是一些很细微、很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写作。我有过一些表达的机会,建立了一些自我价值的认同,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有点用。”

所以他会一直写下去,“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是写作拯救了我”。

文/晨报记者 何雅君 首席记者 牛强 沈坤或
图/受访者提供



扫码阅读更多